

稻子经过一春一夏的阳光不懈地描绘,终于出现了人们盼望的那种颜色,开始是一缕,一抹的,逐渐蔓延,阳光不再吝啬地收回它的余辉,留给了众多庄稼,这种金黄,是一个生命的正常的现象,它与衰老和死亡毫无关系,当他们完成一个周期的生命,接下来就是奉献了,奉献给百姓的肠胃;不奉献的,明年春天继续这个规律性的周期。

大平原,河堤上,路两旁都是参天的白杨,风雨雷电哗哗啦啦地一个夏天,细柳枝条跟着晃荡了大半年,就在他们在金风中舞蹈歌唱之际,开始有几片叶子修地次第落下,叶子以滑翔的姿态下落,落在水里还有短暂漂浮,有冒失的鱼来抢食,没入口即吐出来;柳树落在地上就不再声息,有时风会随意追逐,最终化为泥土,进行了伟大的质变。它们是最先迎来春天,也势必最先迎接秋天,生命的平等和不确定性在哪里都存在;除了树的领地外,水稻是这里大户,据说八千年前这里人就种稻子了。

田野里的事情

□许卫国

现在稻穗子开始低头,让尖尖的叶子一律向上,掩饰它的饱满,不然麻雀太轻而易举地衔走农民的汗珠,麻雀也应该知道,农民总会丢一点在地上,足够它们养家糊口的,可它们没那个耐心,它们用爪子分开掩护的稻叶,以悬停的姿态快速叨啄。中午时分,大面积稻田看上去是平静的,风吹来起不了波浪,最多叶尖微微颤动而已,不是麦子那么容易激动,屈服。风走后稻叶依然挺直如卫士。此时水稻根部却是一番景象,当下水稻已经不需太多的水了,田里就减少或开始断水,到地面能承受住人的时候也就是收割的时候了。

这时青蛙在稻棵的阴凉下,睁大眼睛,下颌在不停地跳动,青蛙脊背灰白相间,黄绿交错,花里胡哨,下颌处却洁白无瑕,一个从稻叶垂下丝线的虫子,约莫一寸长,筷子粗,悬空,似乎在荡秋千,还不时地伸屈,如果是在玩乐,那就是乐极生悲。你看青蛙挪动几步,一个弹跳,闪电般就把虫子吞进肚子里。若以它身高计算它弹跳高度,我们人应该能从地面跳到三层楼顶。昆虫不是看不到青蛙的威胁,本想来躲鸟类下躲青蛙,这才悬空。它们生活在稻田里,各自都有求生的本领,青蛙和青菜一样知道秋天来了,冬天还会远吗,应该多储备一点蛋白质热量熬过那漫长的冬天,不久它们吃饱喝足,就要转入泥土中长期昏睡,所以,现在午觉是不睡的。当大雁从头上飞过,青蛙大多数已经转入地下,大雁远走,不见踪影的时候,青蛙方才醒来。这一觉得好几个月。

那种铁锈红的蜻蜓是从水稻田变化出去的,它们始终在稻田上空盘旋,似乎恋旧,它们阵容十分强大,特别在天气隐晦时最喜欢集会,半边天都被它们占领只得,鱼鳞云一样。燕子在它们中间穿来传去,嘴里叼着几只蜻蜓,蜻蜓并不介意,对于这么大阵容,失去几个弟兄简直就是沧海一粟,它们居然还与燕子游戏,伴飞,燕子好不快活。这时的田野里没有一个人,远处牛羊咩咩,猫狗汪汪,与稻田毫无关系,蚂蚱在稻叶上磨牙,这里只是它和它们短暂的落脚点,这里没它们吃的东西,最多喝点露水,而这时露水已准备向霜冻过渡了。蚂蚱是在小憩,稻叶子对于它易于迷彩隐形,它们的翅膀也开始变土黄,麻雀抖动着翅膀上下下下巡视,居然没有发现它;水蛇在阴凉下无声地游过来,青蛙估计到厄运难逃,就把自己身体充气,顿时如乒乓球变成篮球,让水蛇无从下口,水蛇也明白,皮肉之躯我总有办法的。一群鸭子过来,鸭子一副永远吃不饱,永远狼吞虎咽的样子,吃不到虫子鱼虾,砂砾石子也要吞下去。它们迅速钻进稻田,凭感觉稻田会有好东西。果然那只黎灰色的鸭子发现了这条水蛇,鸭子毫不犹豫把水蛇的尾巴一寸一寸吞进嘴里,水蛇试图反抗,可嘴里的青蛙使它进退两难,就只好与青蛙一道攻击鸭子,鸭子根本不理睬这点攻击,强大的消化力已经使蛇感到下半身在逐渐失去,果然,不到一根烟功夫,蛇和青蛙都进了鸭子的肚里,鸭子有短暂的矜持,只见嗓子里面有异物鼓动,无疑是蛇和青蛙。鸭子到来,打破稻田里自然格局,蚂蚱被惊飞,青蛙四处逃散,鸭子过处连草都成泥了。

深秋庄子夜色很美,月光雪白,透过小窗,落叶的树枝酷似版画,而往日的家乡农村最萎靡的季节,是秋雨连绵的时候。这雨不大不小,不大到点点滴滴,不紧不慢;不小到如雾如汽,擦一把空气都湿漉漉的。雨丝死死拖着满天铅云,好像天地要合并似得,田不能下,路不能走,泥泞之外还是泥泞;草屋漏了,草堆漏了,潮湿之外还是潮湿,草本来就来就倒烟,加上柴火湿了,吹口气,亮一下就灭,只熏得妇人泪眼婆娑。一个夏季失去的睡眠,被这连续的阴雨给补足了……

大家V微语

文学永不会消亡

□贾平凹

●谁也无法料想80年代一些辉煌的文学刊物发行量达到几百万册,而到现在发行几万或者几千册。所以说任何时期,任何事情发生,都有它的道理。至于后面,我觉得不管是文学全民热或是受冷落或是边缘化,那都是正常的。

●因为每个时期,中国文学发展都是和当时社会相适应的,比如在我的小时候,戏曲演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崇拜的,特别追逐的,他们代表一种时尚,代表一种美丽,代表一种美好的东西。而现在都是追歌星和影星。

●所以每一个时期的人都有一个时期的宿命,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整天抱着手机,看微信、看抖音,那是这个年代的小孩的命运。我那个时期没有书只能看杂志,那是我的命运。所以不管以后发展怎样,我觉得文学是永远不会消亡的,因为文学是表达人的感情的东西,人到任何时候感情的东西都变不了,只要人的感情没有消退,文学就不会消退的。

谈天说地

花红茶

□范春歌



路过老街,见杂货铺门前有一只麻编的袋子,鼓囊囊地装满褐色的干叶片,像个沉默寡言的老人,安静地蹲在路边。

我问店主,是中药吗?店主望了我一眼:你这个年纪应该知道的,它是花红茶啊。

一句话犹如一只大手,骤然把早已合拢的童年,拉开一道大缝。

小时候,盛夏的街面上,经常可以见到卖花红茶的。一张小小的方竹桌,摆着几只盛满茶水的花玻璃杯,杯口盖着一方玻璃片。大杯两分钱,小杯一分。茶汤红亮,和它的名字很搭。

玩得满头大汗,花一分钱买上一杯花红茶,咕嘟咕嘟地灌进喉,暑气顿消。遇到莽撞的孩子,卖茶的婆婆或爹爹就会叮嘱:过细噢,莫把我的杯子打破了。

虽然喝过无数杯花红茶,却从未见过茶叶的样子(人家煮茶也不会将茶叶上呀)。只猜测大概是种红色的茶叶,或者树上开的花朵?

长大之后,有一年在安徽的一座茶亭看见一副对联:喝一壶不分你我,坐片刻各奔东西。大叹精妙。

想起小时候见到的花红茶茶摊,椅子都没有,路人放下一两个硬币,喝了就走。这种喝茶方式实在是干脆利落。

我不懂茶自然也不善饮,但茶叶的品种,耳朵里灌了不少:祁门红、碧螺春、铁观音……名字有的气派有的高雅,都好听。当然价格也不菲。

传说武夷山上有几株大红袍母树,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官家还要派兵看守。如今名气仍然红满天下,十几年前的一次拍卖,20克茶叶竟卖出20万元的天价。

这哪里是喝茶,简直是喝金哪!大红袍和花红茶,名字同带一个红

字,茶的命运却是云泥之别。

已经多年未闻及花红茶之名了,那种喝了就走的茶水摊也消失多年。人们喝茶的时间越来越长——喝起茶来就像情人相会,磨磨叽叽地久不散。“意外”重逢花红茶,我问店主,为什么茶叶店没有有卖?他笑道,不上档次,甚至没有档次,严格说就不算茶叶。但便宜,又解暑,一撮叶子能泡一大壶,喜欢的人自然喜欢。问了问价格,他指指用塑料袋扎起的花红叶:“三元一袋,够你喝一个夏天了。”

回到家里,我迫不及待地泡了一大壶,又迫不及待地仰起脖子……

写了写花红茶发至微信朋友圈,许多朋友留言,勾起童年回忆。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,汉口有家老烧麦店,多年来卖烧麦送花红茶,顾客排队。让我抽空去吃一回,再写出个“花红茶2”。为了完成这“命题作文”,原本并非吃货的我,大清早公交车坐了18站不止,终于找到那家店。

果然排着长队,连小狗也摇头摆尾地候在店外。

花红茶装在安有水龙头的大搪瓷桶里,墙上有醒目的告示:免费喝。食客们人手一碗,如端着一碗剔透的琥珀。茶碗古朴粗犷,黑陶配花红,很好的一对。

烧麦皮薄馅厚,花红茶正解油腻,亦是很好的一对。哪个想喝花红茶,重返童年了,可以来这里买份八元四个的烧麦,绝对可做“直达往昔”的车票。

出了老店,拐到中山大道,商铺都还没有开门,广场上很多人戴着口罩跳广场舞。

此刻的我,体内流淌着一碗醇厚的花红茶,看着度过疫情至暗时分的人们在乐声中旋转,蓦然觉得,这趟远门,值!

蟋蟀在歌唱

□唐颖中



蝉声渐去,虫鸣瑟瑟,天高云淡,晓风觉凉,这标志着酷暑夏天的谢幕。夜晚出去散步,聆听墙角草丛里蟋蟀在歌唱,这便是真实的秋天了。

蟋蟀,犹似一位歌者,又似一位守信的生灵,当“立秋”时至,必会“履职就岗”,没有蝶舞的张扬,而是悄然于草丛石隙间,吟唱起悦耳的歌,这非丝非竹的音韵,让夜阑秋凉平添几分静谧与温馨。

蟋蟀承载了我们无限的快乐。记得少年时,捉蟋玩蟋是秋天里的惬意。几只蟋蟀放入竹筒里,晚上置于树下,夜深人静,蟋蟀竟像飙歌似的,而父母却没有厌烦,许许蟋音养心养眠。当蟋蟀不幸战死在斗蟋场,少年的我,不是随弃,而是带着几分伤感和真挚将它掩埋,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兴许是念及这生灵悦耳的讴歌,兴许是念及这生灵尽责厮杀疆场的忠诚。

夜晚聆听蟋蟀的歌声,你不能不遐思,奔放热烈的夏天渐行渐远,换了季节,人生相随其中,一个人究竟有多少个夏去秋来,说不清,说不准。蟋蟀的歌声里,诠释着宁静与淡泊,无论人生是春花还是秋月,保持对生活讴歌而不是伤感。正如诗中所说: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骄阳冬有雪;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蟋蟀的寿命只有三到四个月,自立秋至冬初,最迟至冬至左右都要寿终正寝。蟋蟀的生命是如此短暂,但它却是勤劳不辍的歌手,用不倦的颤音拉长着生命的幅度。

月凉如水的夜色里倾听着蟋蟀在歌唱,悄然梳理一下白日里纷杂的思绪,整理一下心灵的收获,一桩一件事儿收藏入心,哪怕是小有收获,也便是慰藉。生活中,希望也能够像蟋蟀那样,永远轻轻地歌唱,歌唱自然与生命的真谛……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版编辑:赫巍利
版美编:颜威

零售
专供报

